

天目先生集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序

賀制府晴川楊公五十壽序

是歲天下大計吏宰卿問吏治及時務便宜各以所聞而對其談邊務者什而六七人不佞所對獨未及此客有讓者不佞語之故夫自邊鎮而舉之若薊州昌平京師之所展陵寢之所奠左而遼東右而保定爲之翼蔽以聯絡各鎮

近馭屬夷遠控驕虜其爲形制固甚重也曩者
匪茹比年爲孽今夷不敢南下而牧馬虜之王
庭其北徙日遠矣蓋宣

天子威靈如古方叔召虎輩有楊公爲制府戚
公爲都護云夫重鎮而得重臣若此尙煩搢紳
鯁鯁者哉都護聞之于客而移書不佞曰繼光
從事行間每惴惴于旦夕茲且十年所幸脫于
馬革豈將帥之能及部士之力哉所賴于制府
者蓋非一二矣制府之初至也而備兵於永平

永平綰轂山海間以于垣爲急務乃實經營之
而屹然稱保障已遷巡撫是昔漁陽鼓鼙之鄉
今而四境晏然釐其耗蠹而節兵縮餉爲額閒
以示經費與民休息民之樂生翕如也尋擢制
府而總四鎮昌保之陵寢孔固京師則有
那其居遠左獻俘而奏凱薊門款塞而伏辜境
內樂生者鼓舞而不變丘墟今立乎社矣茅茨
今華其屋矣間巷長子孫者爲春酒稱兕觥躋
公堂祝眉壽矣邊人謂國家二百年來而彊

園救寧。未有如今日者。皆享制府之賜。蓋如上
古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其嘉蔭之庇弘多不
啻如甘棠之蔽芾。所培植之下。將吏各成其材。
幸因克成厥功。而繼光尤厚幸矣。乃猥辱大夫
之過譽。安敢以當制府之萬一哉。不佞命客識
之。而益知楊公之美盛。茲四月十有八日。楊公
之初度也。幃門之觴者。將因都護而旅進。都護
謂不佞知公。因客請益而爲壽。不佞知楊公有
日矣。公以關西世家。昆仲甲科。爲翩翩公子。當

春秋鼎盛溫其如玉而汪汪如海卽初筮仕人
器其有大臣之度嘗爲余浙守會稽及備兵于
東道聞其已老于吏事今之數歷久雖則五
十而方逾壯其猶允稱元老不下于方叔矣卽
五十壽不亦宜乎矧我

主上冲聖三壽作朋不日內召雍容嚴廊非
社稷靈長安有應運如公者興哉故因茲而什
其肇成功而錫爾祉若召虎以世臣而揚王休
稱

天子萬壽，蓋未有艾也。俾以多益，孰大于是。宜
爲公壽。且壽公莫如都護。都護同公稱五十而
少，公數月耳。比而稱之爲百歲人。其所建立則
各樹千秋之業，而都護輒遜于公，謂不足當萬
一。則公之美盛而傳，非詩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烏足以當之乎。客喜而歌，是雅。

奉壽大司寇尊師葵翁黃老先生序

先生下筮仕有聞問于海內而士民頌德，蓋
自長興始。中行童子時，先生進而教之，博士則

連江黃公郡伯則長樂陳公而督學莆田林公
閩中有四先生獨先生兼父母師保其爲誼至
重中行不佞實微而進取比爲閩邊守先生開
府于蜀弗獲歲時稱觥千萬里迨更藩臬三任
四載矣三先生之廬環省中百里許咸躬起居
爲壽搢紳以爲美事去先生十餘舍而竟羈于
職守每當初度惟寓之歌頌將觀畢而圖庶
幾奉顏色爲驩乃轉江右則千里而遙矣茲過
里中爲父老具牛酒問先生無恙則取醉而胥

樂子弟未嘗識者亦輒問起居狀爲其間之長者先生每過黌宮而勸誘弟子員至於期會詞訟間亦寓意鼓舞焉故窮簷白屋今皆青衿斌斌然如此令長是四五十年來未覩也今子大夫久仕于閩何所請益亦可得聞乎中行敬語之曰先生自令長敷歷中外嘖嘖輿人之誦美盛不能悉數當楚蜀百越之士莫不稱先生藩臬政令比入長安黃門則稱在諫垣封事便宜當可否卿執則稱司寇無害一再平反丹書具

在甚得爽鳩氏法其履正奉公宜持衡以宰庶
正業已交薦之輒請告而乞歸

莊皇帝初以耆舊起家與時相言不合未當引
年輒致政今

上立五年言官請者數矣堅臥葵峯之下意甚
適也杜門養重伋伋有事于著述不佞之所誦
業得說易及四書若干篇皆聖賢之蘊奧爰命
鐫人而公之海內矣諸弟子諷之孰非先生之
教也哉父老旅進言我輩昔從長者爲先生享

堂歲時伏臘及初度婆娑而彩衣起舞今雖黃髮台背亦引翼如往時敢藉子大夫爲我輩頌之願百千歲以保我子弟無斁中行敬語之曰不佞昔嚴事閩中四先生者其三先生年皆差長而連江老子二三子長樂老子二千石莆田以都御史蚤廢起爲南司寇先生自載贊接武而登耳乞休輒起雖致政歸而安車之召旦夕且至矣然莆田將八十長樂將九十連江將百歲先生甫七十有二是閩之山川於寵靈獨鍾

則壽之所卜其未可量乎。昔孔子爲魯司寇未幾退老于洙泗。明六藝以淑來世。於易三致意焉。蓋道之所否故其嗣如綫。天既使與斯文而其消息盈虛同然也。先生躬逢明盛爲名世以。大行若嚴氏之誅。奚論少正卯乎。維

帝錫命爰及任子。故其奕世寢大。俾緝熙于耄艾。豈非適亨泰之運而享維祺之吉者歟。不佞觀古之爲丹書。太公敬吉而昌阜。其深易道者老聃得一而長生。茲合而稱之。庶幾足當先生

矣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先生之謂也
父老咸悅命子弟識之中行介以不腆而敢告
于敦史

奉贈左伯節齋劉公致政序

公昔參藩長臬于浙其莠不佞弘多乃自閩而
江藩也不佞幸從如貫者三年矣今茲蒞秩同
寅將誦之不佞敢不拜命彼浙之輿誦不敢以
薦聞考于江右當令萬安時鄉先生所記不過
百里之澤爾今考之閩側聞林宗伯之議矣稱

公廣而儉直而清毅然負大臣望而以便宜八
事請羣紳多以爲難一給宗藩閩則無之茲自
公至未嘗稱闕二裁冗兵公嘗數軍閩之多
衛旣整矧是衛之寡乎三以田賦亂于姦豪貧
民之土日荒公均其絲役所復不出里戶丁糧
闕一不兼姦豪無以逞焉四以溝洫多廢將濬
其支流今自城內醴渠及境上陂隄罔不以時
繕多公之畫也五慎選利權之吏公出納必躬
吏罔騁其私而於廉能者則不歲更以表異六

請中府靡費收其贏以舒紬公則姑調緩急
雖染人將作之需罔不共厥度而節蓄乎民力
七行和糴利彼此公月平其價而以泉布名海
內他罔弗利可知已八征僑居之民公令僑者
必占數蓋自閩則然而行之漳南矣公之在閩
不佞異事其詳不得聞今所覩記者舊於江淮
濟川而佐二衛舟人賦來討其逋四十餘年公
力請已之元年以上勿問有佐留都馬賦其直
視此信今驛置旣減一彼一此將焉用之乃

與之七留三計

上供御器及赫蹏之算當溢十三萬水旱頻仍
長府告罄難以悉索于民請三年前者蠲之自
是歲減四千留之以充

上供江右委積旣美則免徵一歲自是歲減不
下五萬又蠲舊餉三十萬其膏澤之廣如此不
寧惟是自給事中

先帝取內帑珍奇及司農積貯而上封事請止
漕大帥賄權門論以蠹財長姦罷之慮瓜州江

南咽喉請建水門利漕及理財諸疏孰非有裨于國計今稍試而考成兩臺之薦進屢矣倘以鼎軸召不有欲廣德意乎公乃謝曰以臣之力庶幾報國輒引退固不敢獨太夫人春秋高念先人墓地在東海上日夜思歸乃今得考倘拜璽書馳及祖父于壠上乃御太夫人歸庶圖報于他日會有言者得致仕公年尚未六十也同寅謂公之賢勞方將經營四方奈何卽歸不忍別焉公御太夫人而謝曰不敏往拜諸大

夫之辱得以奉老母歸藉餘力明農事母而終
諸大夫之教皆

君之賜其勞與否臣何敢知諸大夫別矣不佞
歎曰賢哉劉公歸且息乎而召者且至矣幸善
飯自愛爲太夫人壽

奉賀都御史潘公拜少司寇序

蓋自公起家而出鎮江右也閱著中行至則聞
諸士民之言矣或曰公旦夕且行于我其信宿
乎或曰歌九戩者三年則於袞衣信宿今公幾

何時士民其毋恐哉乃暮而半以少司寇召矣
士民將請留諸寮則言不可留狀公昔司理九
江以治行第一拜御史出按南海當代士民請
留弗獲惟以生祠爲壽比以經術督學三輔士
靡然鄉風多擢至名公卿尋察舉第一而留爲
諸道長當考內外臣工罔不綜核中名實又留
佐廷尉平爲治河艱其選乃拜都御史出濟寧
歸而再往底績尋歸復起而來茲

帝意蓋歷試之矣往歲寧州有寇聞檄卽解散

遂設守備控壓以犄角豫章保障爲之孔固其
防諸郡縣最著在保甲故吉安大盜剽白晝卽
爲鄉兵圍獲逋魁李大鸞者亦就禽于鄉兵上
狀嘉褒爰命海內是式令甲禁符傳他藩多
阻格而新行泉布尤壅滯善更費獨公條驛置
便宜蠲免編戶筭賦大半甚稱

帝意泉布則如流矣他藩多問狀而請赤久之
工以承式是行則罔不受公敎江右本奧區其
綱紀有成章焉稍規緒之較若畫一坐鎮之暇

載闢書院招諸生講業以潤色文明之治而
列聖所歷試者既章章有成效乃今簡在彌
篤卿執則願虛席久矣故必亟召之奚待二年
乎且公爲都御史凡一紀三任資望深而敷歷
懋雖士民嚮德惟恐去之速薦紳論聞問則以
爲遲遲乃今信宿豈非士民厚幸乎士民其休
矣公可式邁其行矣羣僚徵言爲贈以公舉庚
戌進士今同舉爲屬吏且辱同桑梓則不佞中
行無以辭遂述與士民言因僭効芻蕘于公肆

惟聖明在宥垂六年于茲矣，百度惟貞，四海不變而有星象告戒，此天心之所仁愛也。

聖躬修省，諸司悉飭，將一切更新，日貢太平之業。故廷議徵公入佐司寇者，毋乃仰體德意，

好生而刑期無刑者乎？在昔少司寇以三刑佐王，訊四方，一曰羣臣，二曰羣吏，三曰萬民觀朝。士建朝之法，九棘三槐公卿之位，而羣臣吏民在其後，則凡以訊者公卿耳目在也。今司刑之屬雖廩廩三尺，惟謹然多牽紐文墨而不通達。

大體寧知周三千不爲多漢三章不爲少乎要
在得情勿喜而誅讓以禮嘉石園土間使天下
無冤民則貫城爲空刑措之象可致洪範德三
在司寇尤不可闕公則有之平康正直剛克不
吐柔克不茹自司理延尉固已稱平矣矧更內
外臺而今之舉職何有初按行部旱禱如注多
雨而祈輒晴甘露降于生祠治河冒風濤幾溺
忽有樹挂舟免歸耕毗山山房產靈芝意堅高
臥聞召力辭不允竟爲蒼生起乃今不可以答

天心乎其歷九棘三槐可嗣茲卜之實爲天下
太平賀不佞竊窺所已試或知公萬一敢不受
簡爲贈

奉賀大中丞新原江公拜少司徒督漕序
公以大中丞開府贛州彈壓四省蓋三年報政
闕下有平寇功晉少司徒仍兼都御史督漕淮
上於是四省藩臬聞帥以下輻輳畢賀莫不沾
沾喜公顧若不怡者久之部下吏一人進曰贛
介三疆姦豪窟穴百數年來鄺氏黎氏陳氏張

氏五爲倡亂厚集四省之兵乃始殲之葉曾濟
惡五世根柢深而羽翼衆新建伯征黃鄉時楷
之祖芳以鄉導倖免而其後遂謂莫府無奈我
何驕悍益甚在今日則毒螫極矣公自履贛化
誨招徠旣已離其黨與而扼其要害計出萬全
分道竝進無亡矢遺鏃之費而百年之穴崇朝
覆之若振稿然已而建縣設官比之編氓則矧
爽闇昧得耀于光明一何速也昔漢王然于風
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以同姓相杖不聽卒

勤戈船下瀨五將軍之師乃始懼伏然曠然持
久勞費不少矣今公兵不血刃旬日蕩平功過
漢遠矣乃今以少司徒治漕淮揚也御輕裘緩
帶坐臥閣上春風自東南來遙望吳越三楚芻
粟蔽江而浮銜鱸而集六軍無脫巾之呼而萬
姓有含哺之嬉公方率淮陽四部守臣與司空
七使者北鄉頓首稱萬歲爲今

上賀公何憂焉部下吏又一人進曰否若知公
之心乎今國家運道與黃河相直河自西北來

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不抵于海不止也。自周定王時徙而南則已失九河之故道矣。終漢之世徙者凡七。雖以武帝雄才發卒數萬人塞瓠子。羣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置決口。久之始塞。則天子之壁馬式靈之而已。人力終莫可奈何。然此直治河害耳。國家借河而漕則不但治河之害而資河之利也。數十年間遷徙靡定。今自淮而北則多橫潰而成溢。自淮而南則或漲入而多淤。縣官方仰東南。

粟數百萬而運道無所出蓋中外洶洶矣大氏
順之則流壅之則決東之則疾分之則淤河性
大氏然也故經義深河濟川而無壅塞之文引
其所必至以濟漕之利避其所將決以遠河之
害皆所謂因而利之之道也卽郭昌五衛賈讓
三策亦何所於施邪天下大勢譬之人身比隣
胡南結越山澤無賴弄兵潢池之警二三百里
水旱之災猶之四肢之疾也淮河當天下之脊
而運道則咽喉也寧可與治寇等邪大臣圖事

當爲後法而漕河大命利害縣絕其大者水不橫溢既不傷

天子昏墊之懷次者千艘從運道畢出無脊背咽喉之慮則大任塞矣若聽其所決而護之無可奈何其漸必至坐敝謀于衆議而莫執其咎則其勢必不潰于成主搬運則見以泥故而無奇議海運則見以鑿空而無益大司農程期急於風火臺諫指議窘如束濕而疏濬決塞又不可以簡率報功旦夕取効此之爲難可知矣公

之不豫殆在斯乎中行曰公之才略猶之聖醫秦越人也邯鄲爲婦人醫雒陽爲老人醫咸陽爲小兒醫術隨俗變而病無不起公爲州郡稱治行第一爲比部聲冠諸曹郎爲監軍叅藩監司百輿中則兵餉刑名無不辨治而重以軍功受賞及爲浙左右伯兼周召屏翰之勳比平贛寇設縣邑建萬世策其功非淺渺矣庖丁解牛每至于族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止行遲用力甚微豈必醢髀而以爲難乎昔大禹平水土遂

總百揆而萬世永賴則平苗先之矣蕭何佐漢成帝業連籌策功豈不多然必轉餉關中功稱第一而寵冠通侯矣

今上之所以歷試諸艱而知人善任蓋如此於是諸寮友僉曰貌言華也裏言實也君舊在方岳部中而干閩干楚兩爲屬吏習公深矣君宜以此言進乃授簡書之以行

壽特進大將軍戚公序

今海內論大將以公爲元老云雖年甫五十而

開塾三十年矣自少小多奇所居視蓬萊海上
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狀輒大呼曰使吾當事
其令人世若此矣人呼爲狂生而公不以世胄
自喜登武科入京會嘉靖庚戌虜薄郊關司馬
門器之命督萊州有方尋領戎車出薊多暇而
休沐于湯泉比歸守齊魯竝海而遷至都闔當
浙困日本有司皇皇莫厝公叅戎事部天台赤
城則每與客登臨而談笑以平諸夷移平江右
又移閩中閩中夷陷名郡矣公盪平而留填焉

民祠事之多浙數十區家俎而戶豆者達于深
林窮厓間公每登海上山賦詩于瑞巖諸區南
粵東西以閩旣平請公兼制之 命下亡幾何
而召入京營旣而以薊北戶薊靖則皇都重又
出而總理總理之設自此始塞虜聞而遠徙三
衛藩屬惟謹公初用車營又募江南兵教習邊
人長技如火器之屬虜弧矢不敢威間伺塞外
者問罪卽款伏乃修邊垣爲萬世規而關鎮城
爲式其幕府奕然百廢罔不舉卽中上名城未

有鉅麗于此督府諸公觀之歎曰茲其閬苑之
游乎邊鎮安能有此哉而鎮人歲治墻屋稼穡
露積牛羊雲屯老者哺嚙而臥童稚不知虜狀
南兵復通百貨教邊人爲市肆其往來人馬如
海上蜃樓中公暇則結湯泉鉅麗可徹華清每
引詞客賦詩若貝闕珠宮中人是蓋邊關太平
二百年來快觀矣公門下士布海內秉節鉞者
甚衆胡君自浙從公之閩之薊而又鎮閩一遵
公遺筴稱爲麾下高第以公十月朔初度願請

余言爲壽余惟公自弱冠則若老成人軍中輒
爲壽願公努力乘少壯以樹膚功公敬諾勉旃
至三十而有樹矣尙未有胤子大人以羆熊爲
壽公敬謝曰茲敢聽命于天既而四十庶子三
四舉則願其有嫡昔歲夫人以五十舉之于人
世稱奇天之命公至矣自公先世如綫享高位
不過閫使耳公總兵事既十有五年

帝錫寵靈諸將無兩而蔭其弟亦副總兵諸子
樞樞皆獲功蔭人倫樂事不啻足矣故神主情

鬯治兵而及其他年力克壯如此於稱元老何有且公之生也魯橋異人預言之嘗有鍾老八百歲矣願乞爲弟子名曰長壽則壽可知已今之辭何以哉歲夏五虜闌入遼公養士十年士皆願一戰而未嫺兵事者不知收保重于首虜往往幸公再出奇以取封侯之業公亦將無願得賞而賈勇以自見乎余則願邊疆長如今日無亡失而借公歷諸邊保障五十餘年營田塞下以取封侯乃請歸而從鍾老以傲游于蓬萊

之上矣

奉壽畫溪姚公七十序

昔公講業畫溪之濱余與臧原實兄事之原實少公七歲余又少一歲公皆忘年而友焉顧中丞善人倫賓公于其館視如千尺林堪大厦梁棟之用以余輩森然亦可列其後乃三人俱計偕以次而第進士公年三十六先余者六年余年三十四先原實者三年原實之年三十八皆翩翩而之四方矣比公需調余亦左遷歸原實

爲守陞臬副未任僅逾艾不復年惟余兩人爲
伍亡何又之四方公則之齊余則之荆之滇公
旣高臥而余之閩今于楚越之交皆公宦游地
去桑梓密邇挹遺風而追雅素寧非大塊之獨
我勞哉往歲過里舍奉問起居每歎莫非王臣
而得蚤謝事是天與之佚其多筭可知公當鼎
貴春秋鼎盛夫人錢氏賢而宜子壯不御媵今
則竝壽是天立厥配其多筭可知子三皆茂才
爲國學弟子員承歡善養孫已九人日戲庭除

足以娛老是天錫以胤多筭又可知也則是三者皆余所不及今歲五月初度稱觴長公尤嫺文辭乃率仲季以請謂必余言乃驩側聞之里人言公多筭者率不出前狀淺之乎知公也夫天之所鍾非地弗植地之所植非人弗培三才者備筭乃無彊公先世樹德培之既久祖習堪輿卜世必大興至公長發其祥又益精其術焉且好養生家言壹以慈儉爲寶質行方正造次必以禮專氣致柔與人不妄語當意所不可則

萬夫不易焉其秉堅守確蓋自昔然矣少同余居
約而達不易操與同郡陸司馬以進士共餽委巷
羸馬更出入務名節相切劘爲部使者巡行東關
條畫便宜甚具又之關中風裁益厲存大體而勤
小物雖貢旃剡必稱

上意旨嘉其靡鹽再借二年而校士得人多爲嚴廊
重其奏郤都護金廩直之聲震朝野晉閩臬副攝
海防有功晉關中大衆轉江西臬長及左右伯皆跋
歷有聲旦及六卿可得也乃與中執法及部使者爭

是非不少讓爲所中而調居山東籍甚陞太僕寺未任
遷京兆自起家而如轉圜政府蓋以爲德矣人言當
往謝公以茲計吏方集宜遠避嫌疑以明政府之
無私而亟謝奚以爲新鄭實嫌之以意示言官公
聞卽乞歸休時年六十三耳今方七十蓋若艾年
人也倘登三事可展四體尚未勞几杖之賜而乃
屏居于故里蓄其餘力以精彭聃之術暇則覽眺
堪輿於以怡情適性行葦之維祺南山之保艾公其
有之筭不知所止矣夫均是材也而松柏有心

焉其根深其理堅地力厚而天澤弘故礫硲多
節而不改柯易葉且又免于匠石則自保其天
年矣公之多節何以異此語以直木先伐而公
則旣免之謂今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者非
邪余本商丘之木當以不材廢乃破于犧尊或
斷于溝中實不敢知公其爲何第顧中丞以久
特聞者若以大年知小年余亦後凋而可與歲
寒之列則姑爲公壽且將從公游矣

壽張母太宜人八十序

憲副張君子登之按閩也寔奉太宜人就養舍
中越二年丙子五月三日則太宜人八十初度也先
是太宜人以年高思歸憲副君請入賀便道奉太
宜人還汝南未行而調陝市接壤汝南便起居得從容
稱觴里中殆若有天幸云於是諸大夫先期從憲副
君稱觴舍中而以酌者之詞屬不佞不佞嘗守汝南
習憲副君及太宜人憲副君大父以貢爲高陵丞不
受錢所親從酒間微諷輒推案起曰吾寧以身爲
若溝壑邪第遣其子今贈君從涇野呂太史游曰

吾兒得出呂先生門下寧顧貧哉亡何竟謝事
歸詳具呂太史贈言中既歸家徒壁立贈君一
弟子員讀書窮巷落落不能視生產太宜人乃
椎布操作供養稍稍得小繼則脫簪珥佐之於
是高陵公由由然忘其貧而贈君得一意下帷
文聲烝烝起矣憲副君伯兄前母胡宜人也五
歲失恃太宜人拊而教之不異已出伯兄亦不
知其母胡也舉于鄉爲郟城令清介有大父風
概不快意輒拂衣去是時憲副君甫弱冠贈君

見背太宜人則時時稱述贈君下帷窮巷時事
勗之一日憲副君從友人飲被酒夜歸太宜人
泣而聽之庭樵讓之曰唉孺子而忍墮而父之
世業乎而父困數奇未及發爾兄發矣而未著
天之所命在孺子矣而泄泄然沈湎是安如九
原何其嚴蓋如此於是憲副君痛自刻勵鍵關
謝客蓋三年成進士授揚州司理則太宜人又
稱述大父推案時事曰一丞易與耳必抗節貧
毋寧以清白爲兒曹地邪憲副君奉命唯唯縣

令某子甲以墨聞部史檄君薄責之。某子甲匿金酒醜中餽之。謝不受。按法褫職去。州判袁某者袁相國族也。憑勢凌轢細民。竟繩以法。不顧當是時稱清彊吏無踰張君者。主爵以大中丞御史臺薦召入。復以前嫌得比部。尋獻獄江西太宜人。則又諭令寬大毋負。

聖天子德意憲副君。又奉命唯唯。憲副君性固剛明。乃其錄囚江西。竭情致慎。不遺餘力。平反殆數百人。孰非太宜人所遺哉。余又聞太宜人

以憲副君貴兩膺錫命。顧折節爲儉。屏去紛華。及施予周恤。惟恐不贍。則太宜人開創者弘矣。余惟女史所載如魏母之慈。桓少君之孝。雋母之勸。恕崔母之訓。廉夫豈不賢。然千載一見耳。乃若太宜人兼總衆懿。弘施不匱。視諸母賢矣。况有憲副君紹明而恢大之乎。語曰。沃地深耕。歲入什倍。斯可喻大矣。則大宜人之壽。烏可量哉。是時右方伯靈壁劉公迎養太夫人藩舍中。年亦八十。此皆人臣所希邁。而兩公一時有

之非昔賢所稱有道之符而嘉祥善事邪兩公
澤日益遠則母日益驪而壽日益無彊矣此之
爲壽豈鞠臚舞斑者等邪於是諸大夫曰善遂
操牘載之爲太宜人壽

奉壽旌表節孝郭母盧碩人序

曩聞有司請郭母旌今孟陬 命下仲春上

兩宮聖母徽號 詔致粟帛酒肉存問旌禮之

門翌月十有三日母初度乃旌而存問且觴焉

母望 闕拜謝適余使至起居返命是日盈門

籍籍蓋曠典之幸觀也。母初將避之，爲有司奉君命不得已而成禮。潛然與姑對泣，客旅進強觴而辭之。至再，謂古是日思親不樂，吾翁舅約昏姻，旣孤乃字而教食之，且脫于危難，俾從仕，尋卒而窆，甚無以報焉。吾姑弗能就養，尊命屬婦事之。三年，定省弗躬，心常縣于左右。比歸而旌，命下爲格于有司。當姑存，未之聞，乃今視昔，如何哉！吾爲冢婦，憐林姑賢，食貧而蚤寡，未嘗需兄之祿，給叔之少也，忍飢哺之，長僅糊餽。

粥而以兵燹卒不能周之如願非亡人遺憾乎
今老少先朝露惟吾尙未亡且倍夫齒過之而
抱曾孫有年矣未相從於地下者爲視子成名
以報耳然子踰強仕不能承父業寔未亡人之
辜敢孑然觴乎哉噫嘻茲毋自道也余聞之士
大夫矣廬翁女多賢獨母歸儒宗翁爲諸生祭
酒請有司旌其姑母佐畧登甲科以章其知人
又嗣徽以旌不負其女訓且爲卜兆於右而翁
名附以顯矣母爲婦卽佐負土葬舅卜姑兆姑

有寒疾背溫懷抱迨革而吮血獨以發襄事是
而稱孝可謂曰難當夫概至車盤督郵逆閩督
學將置道周讓之母爲亡人故郎署令甲得
乘傳矧先至奚讓焉督學壯而吊之母命姑請
姑旌因益壯之爲請姑節乃以不朽矣孝孰大
于是寔丈夫子所難也邑令憐其無后將毀叢
祠逆概母謂以喪爲利其如亡人清白何御史
命周之族人冒請僧田則亟以狀辭官乃賻之
葬卽十二兆待叔與姊林姑歸問而亡則壽器

爲殯夫之孝友未盡皆可以無憾焉其敬奉遺書凡三徙以教俾子能鉸父藁而以文行著聞有司因知夫者衆爲俎豆于鄉賢皆母成其令名而子以錫類不墮矣若里閭誦義不能以悉數有三人附舟北征爲壞土貢自溺母亟命僕援之請夫爲之斷全戚屬訪夫者卒其弟求以櫬附而盜其遺貨棄之於中流母竟善護之且卹舟人旅櫬風波屢顛沛同鄉御史危之將捐其兩櫬而母不忍乃俱歸焉久之寇陷城全家

以脫江上戒嚴絕舟楫遇旅櫬子而濟波及鄉
人以百數德之食報者廣也故膺盛典莫不頌
禱千百歲而爲世儀式則堅罷之以守未
亡人禮卽儀式損攸在矣嗣是起居其勿觴乎
哉長孤遇卿遠宦次孤觴余初度因請更端奉
母歡余惟母達大節蓋有古之道焉言行可著
春秋則其壽爲無疆奚必更端以從孺子騷造
卿幡然拜教書之以謝觴者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二終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三

臺南國史館藏

吳興徐中行子與著

序

陳山人達甫集序

余嘗讀陳山人達甫自敘云西游三晉涉黃河
登太行俛視中原卑如培塿乃始悟文章原委
猶河出崑崙嶽宗泰岱也豈不稱瓌瑋絕識哉
及扼腕知己乃託喻科斗謂蒼頡典文冀幸一
遇俛仰古今有足傷心流涕者嗟乎萬人流之

一人援之亦已難矣。况振希聲於末俗如山人者不尤難哉。新安舊稱鄒魯於文學固天性然。明興學士大夫猶沿習宋儒道論而憚於修辭。至程太史氏以金馬俊才。然亦董董藻飾舊習。歛稱詞宗。而李獻吉崛起北地。復與江南蹕遠。故操觚之士墨守林立。莫可誰何。山人一布衣爾。乃力排羣疑。發憤千古。斯其勇但責育哉。今觀山人所爲詩文。若干篇。雖不能盡離津筏而體裁宛密藻績繁富。識遠表鉅。以開作者之塗。

可謂大雅不羣者矣。雖高目標植傲睨一世，非過也。且今山澤濡毫之士，豈盡乏乎？然往往視爲居著而駕說四游，釣奇賈譽，故業率不精。山人雖好壯遊乎？然爲人嶽立鵠視，思深而氣沈，世俗之好蔑如也。目下帷窮巷，雖王公大人罕見其面，屹屹誦習至白首尤甚，其精蓋如此。其博綜邃詣，要非苟然而已也。余自束髮慕山人，及北遊燕會，江君民璞方君定之、汪君伯玉、竝新安名士，無不推重山人。於是余愈益慕山人。

及余使南都則首訪山人而山人顧先已心折
余二三知己曰俾有宗蚤遘諸君何至與歎隆
古也是時山人年六十餘老矣猶自疑其平生
乃懷草輕千里過箬下就余商確屬銓序云夫
山人以獨身起草昧徑攬超濟敢任不顧何其
壯也及文成暮齒名著羣賢乃復折節新知虛
懷交警又若爽然自失者余嘗病披靡之士既
不能自振及矯抗敢奮者又傷於自用故道之
極軌鮮有詣者今山人之爲心如是則世所稱

難於山人者，詎獨文章而已哉。

黔南類編序

漢之黔中，滇爲寵王，初往賓之，兩司馬張騫、王褒爲使，各嫻於辭令。滇聞昆明不知漢廣大，而風諭不達，辭令之施，亡當矣。故定以兵威從其俗，以長之。至文齊起陂池，通漑灌，以墾田，率勵兵馬而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王阜始興學校，漸遷其俗，僅有昆明許叔入中國，授五經，歸教授郡中，竟未能疏散，不閑習，爽闇昧，得耀

千光明如司馬檄所云自唐以降胥而爲夷矣
明興統一德茂于漢立學官弟子使比于列藩
然尙鬱滯不寧無以章明計偕之盛陳公督學
躬爲之則多方不倦故斐然丕變登南宮第不
下於中州而其土地水利荒蕪壅閼兵馬障塞
多不治羣夷未甚和集如故公爲方伯乃審便
宜興革之鉅利病之細壅壘風諭深切著明必
使其咸如指曉而于僚屬各傾肺腑責善而俾
稱厥職當引大誼明若否於中執法不少避其

奏記諤諤如也。雖藩鎮之疆恃其先有寵王而蕭牆之內其爲堅冰也大矣。公托爲部中安攘計。雖于土地水利罔不舉。而兵馬障塞罔不備。以先伐其謀爲禮。可以已亂。條畫之甚具。未嘗形諸聲色。其忠厚達國體如此。故自公爲臣將三十載。辭令之美亦旣富矣。而其言信功見。鑿鑿名實。或以方諸漢臣。其不在茲乎。嗟夫。在昔令甲方伯爲藩臣長。以拊循其民間。遣部使者脩慶讓。或假便宜于中執法。藩臣之職固

相爲重也。比諸司尙退讓之節，至不敢與引當否，其於藩鎮則謹避之，是法擁格而勢日削矣。顧獨于民崇大體，聽守令而視其成，惟出納如有司，而休戚在錢穀，則不屑問其故，豈不博大如拊循，何矧滇去京師萬餘里，宦游視若投裔，每自憫其爲勞人，所治勞浸靡莫之屬，率鄙夷之不爲理，孰肯爲之諤諤者乎？古方岳之臣，周之仲山甫尙矣。公乞歸錢塘，余稱其明哲似之。今所觀記則不如矜寡不吐彊禦，公亦何讓

然非古訓是式其何以有此故編之以訓有位
凡百君子聽之哉

瑣闥管見序

許伯雲由分宜宰召給事中見罷或云其罷以
分宜也分宜自有相國當路三十餘年宰必由
之品隲所黜未必盡所忤所遷未必盡所悅必
有假而掩之者耳彼一時也各猥隨其毀譽毀
日淪棄譽日尊顯迨其敗時不問忤與否而黜
者多錄不問悅與否而遷者多罷天下薦紳大

氏然矣。大臣命于君安所避之。命之分宜則分
宜。往然既有相國。又有冑子焉。云不可使得罪
人。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分宜之謂也。仕者畏
之矣。伯雲之才。利於盤錯。不吐不茹。以守其官
固。以分宜召。非分宜其能弗召乎。召輒上封事
又非不得其言。乃不久于瑣闥。則有故而去。可
知已。是去以分宜。伯雲何與焉。故其慷慨。自若
門不謝客。尤與余及王元美善。每斗酒相勞。酒
酣輒談時事。纏纏可見諸行。其瑣闥所集安足

概之哉嗟夫彼至人者五就三黜皆所不辱如
斯而已矣伯雲善自寬固余所知者獨怪古之
立賢無方而鄉不以惡廢卽分宜以相國故伯
雲何可廢與時南昌余德甫亦以曹子妻黨去
雖有彌子瑕其奚傷乎季路故汪伯玉爲暴不
平將使德甫有辭于後世竊以孔門之徒多仕
爲季氏宰季氏問從政孔子各稱其所長仲弓
以德行聞不以此廢南面求也鳴鼓而攻尙居
政事之科今宰爲天子吏視之家臣何如而不

問賢否輒以分宜去何邪且余與元美皆相國所不容者余不足道安能爲之辭卽元美善伯雲如故其不爲相國也明矣使其時伯雲得免所稱載表見當不厯厯若此故不具論其封事而詳其封事所由罷

旅燕集序

歐楨伯將之燕訪余汝南郡中乃謁何仲默祠尋李獻吉河上草堂過謝茂秦于鄴下居燕吳明卿至與游余以待謫公車讀其旅中集將序

之未遑也。其爲江都文學王元美過之。有浮淮集而爲之序。所集宗子相輩十先生。則李于鱗過而序之。比入金陵采。

世宗固實有輶中集序。則介紹于汪伯玉。當余過之。請曰。大任不敢忘羈旅大夫。毋忘公車。余其何辭于燕。夫自召伯啓封爲天府之國。國風以召南名者。率江沱之間爲什。而其遺風徒雄于戰國。說士有蔡澤之屬。蘇秦鄒衍爲旅策士。有郭隗之屬。樂毅劇辛爲旅遺辭。往往可觀其。

詩固無聞也。今多悲歌之士，蓋自衛荊卿始然。其所過固有目叱之者矣。獨燕有處士先生善之。他則屠狗擊筑之流，與和歌市中相樂而爲酒人游耳。其歌于易水爲變徵，皆垂涕泣爲羽。皆瞋目髮指冠，此俠風也。北鄙類若此矣。漢僅有韓博士詩，而淮南生受之。唐後漁陽上谷悉胡虜鞞鼓之音，至爲遼金元所都，中原不幾絕響乎？故雖明興由明經貢，闕下游說之策，旣紉亦垂百年，乃興李何爲之倡，三河齊魯及

江淮以南和之而燕乃有聞蓋旅者盛矣至于南海去江沱益遠當

世宗末梁公實黎惟敬以旅燕名今有楨伯沈深好書盡與賢豪長者相結不讓于荆卿顧鄙其劍術不講而所過傾蓋者衆以善聲詩講業于學士先生其委蛇嘯歌庶幾召南之風乎嗟夫今列國不貢詩旣得士如楨伯使登黃金之臺而居碣石之館官商協作則雅頌可興乃爲博士以詩友敎列國竟棲棲一旅人耳其於楨

伯何哉幸

主上明聖三三大夫方修雅頌之業而召楨伯者或有矣

閩中十子詩序

今洪水之世閩中有十子而皆以唐詩稱多元之遺才也夫以十子者而名詩于一郡不尠矣然其詩名者蓋或概見云彼龍池孤鴈林子羽之所爲名高乃不見於集此何以稱焉高彥恢品彙唐詩而得正聲庶幾近之海內翕然爲宗

其序本稱引子羽豈多所取財者乎然彥恢與
安中景明以詩締布衣交故彥恢稱漫士安中
稱樵者樵者漫士皆典翰林籍而漫士能作無
聲詩是以偏師善出奇樵者六十餘老矣止試
詩高第矍鑠哉景明累辭薦辟其讀陳搏傳云
大明已照臨一笑歸華陰以搏同姓寓言言遜
而中清竟結社自老士各有志如此孟敷父總
管與鄭孟宣同幕千行省孟宣用擊劒名自亡
命而歸折節至助教總管強詔不起引决孟敷

達節出授檢討當其與安中纂修永樂大典同
爲解絳所引重安中無恙歸樵孟敷矯矯坐縉
黨死其自誅何悲也時修大典稱閩中三王而
孟敷中美克總裁中美至修撰閩志志之儒行
其詩視二子何如哉然閩人言詩者率本之子
羽子羽起家訓導爲膳部郎免歸使其門生二
玄問晉陵浦舍人所爲來得詩乃見而舍之浦
名因以籍甚不但閩中本之也周玄徵爲祠部
郎揭天謠諸篇喜爲長古語於師聲稍變黃玄

移家自將樂入閩中終身嚴事其師而老於訓導其云望闕無知已歸鄉愧不才閔其學之窮也豈以郎署而爲達乎同二女及門而見姓名者六已傳乃若按察副使唐亨仲少與同郡黃濟爲詩友濟亦不列十子間則閔詩不啻十子也已此十子者一以歲貢二以鄉科而進士一其不爲元布衣而從薦辟者五乃後閩中有三君集郎中鄭君繼之主事郭君子長及布衣傳君本虛然鄭郭以進士著傳視景明爲難彼時

游揚者衆也。而此則薦辟不及矣。余初至閩中，有三生以詩來謁。袁景從、馬用昭及子長之子建初，皆與木虛游者。乃知有十子集，將選之，未暇也。建初就余學詩，僅貢如黃生北上，故屬之。兩生稍選傳於世，閩故多才。諸生亦謂之概見者，非邪？景從以鄉科而未進，仲亨第用昭以任子游太學，孟敷中美之科未舉也。皆翩翩然而鬱滯，能不於十子有感乎？倘薦辟之典行，亦豈無庶幾諸子者？今曠典不可復，卽科貢太學生。

寧不可拔一二以窺中秘者歟乃建初謝貢籍
歸適兩生因之請序余重有感而論其世

沈純甫詩序

世有吳明卿焉司馬相如之倫也相如過臨邛
令一坐盡傾奏琴爲鼓一再行琴心固有在令
亡當于相如相如故于令亡稱沈純甫爲番禺
令明卿稱其詩引郢人爲序雖無長語心獨摯
焉嗟夫純甫或當明卿矣南越近海多犀象璠
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番禺其一都會也在尉

佗時越中亡可與語得陸生不啻重寶矧明卿
之過純甫乎日者彼且以音相尚梁氏擅其宗
公實最著思立輩翊之亦有二三君子嗣徽而
起純甫尤善倡和則可與語者不啻犀象璚瑁
珠璣銀銅果布之湊矣奚事他求而及不佞思
立與不佞同官言詩及純甫曰大夫于越昔善
諭指南越者嚴助也以言楚詞薦買臣買臣安
足當余今大夫其幸引重之乎不佞謝曰嗟哉
助之闕于聞問將引重而竟繆辱耳彼臨卽令

敬相如。相如乃以今客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而辱臨邛。尉佗當陸生報使，因獻天子白璧翠鳥犀角紫貝桂蠹生翠孔雀，未聞遣一使如生與俱。生因獨博千金，裝而去。番禺令有梁氏及二三君子，令不下堂，可鳴琴治矣。是令重公等，公等亦爲令重。明卿足重郢，引郢人則爲知音，不佞安能重于越而敢猥辱純甫乎。思立喜曰：是固重余令矣。

姚江邵公去思卷序

漢重邊守以兵事爲職。今之爲守所重主餉耳。東南承平視民品竄以姑息竊譽疆圉往往不治。邊海且然。何有于負山。毋論兵弛。雖餉日詘。有警輒蓄之。至民患孔棘。乃知譽爲彼竊而毒則我貽也。復急繭絲不遺餘力。孰爲圖保障而任慮始之難者乎。邵武思公祀于郡名宦。光澤泰寧二邑。則有特祠。當流寇後。聚落爲墟。無城之邑。荼毒尤甚。其苦兵與寇等。供億至煩。瑣賴不擾而給四境。旣受其賜。稍與瘡痍休息可耳。

亟于垣以公帑而佐之甫竣寇至保民之德甚
大光澤郡西北戶當江閩之交入閩茲爲奇路
障之則郡以固矧泰寧壁其前以扼下上游功
在全閩不少獨二邑思之者乎余昔爲汀長汀
附郭外非若二邑去郡而遙也聞昔將城之者
議以閩綰波數郡不雄千艘于海上而連百雉
之山城何爲哉議者去寇遂入非余竭力長汀
不保將圖之以觀輟是後始克有城孰若排衆
議而躬成之如公者嗟夫韓長公治城郭收租

稅吏民敬畏去以放散官錢及治飾兵車當坐
黃次公得吏民心以發民治馳道騎士諧比軍
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貶二公漢治爲最其教
化不下文翁或罪其僭及以僞損故獨文翁有
祠于蜀焉不知習武動衆自古難之矣余署學
政從吏民請祀公亦以有保障功而民百世德
之匪但文翁修起學官已也今觀學士所誦公
者纚纚益有以知公其文雅亦足多矣。

太宰李公羣玉樓稿序

公稿序者數家大較可槩見矣。余初讀之輒歛
歔焉。往余將對公車。故司空劉公寓書于公。公
所最知稿之首傳。坦上翁者也。至則公爲少宰。
乃不以書謁。當庚戌進士其題名記屬公。颺言
上德至恭慎矣。而勉我多士毋曲學便身圖貽
國患。苟可奠安。宗社杜遏奸萌。必孜孜思自
効與多士相激昂焉。余觀公自中秘爲部郎而
上書疏一何偉也。左遷外補所至風裁每哀古
人著節。或心蹟未白而輒得奇禍。或身先隕越。

而志業未竟，惟俟樹立之嶢峴，縱螯醢其奚歎也。於我多士，豈虛語哉。比爲太宰，余司比部，部郎宗子相俄調考功，不自知其故。公以南畿人當調，獨此郎無關說耳。余最知子相，益歎公之爲端人也。于時受

上特知恩，數至渥。當元老匪人，宜有補袞闕，所賴乾綱獨斷，國鼎重若丘山，亦宜重大臣之體，而保明哲，庶幾夙夜以全。

上恩也。故行危於所職，不敢以彊禦諉。

上於表頌之言無不柔嘉以恭慎而遜于盛時
意豈不深遠哉乃若稱引異代皆唐漢英主古
之對君奚翅以此而無罪且褒貶箴諸生手及
邪正之辯亦相激昂如昔所撰記未嘗不爲
上嘉悅矣以此中奇禍則公無他可知已余當
獄詞以天威有定當式敬以俟堅執毋取文致
上怒未解幸以律無文不深罪比部典司奇請
他比而公尋斃于獄余外補且左遷彼譖公者
其禍旋烈是

先帝之天定矣。奈執事無敢言者。故雖暴於海內而未卽白。聖明而疏之所陳情。寧知其湔洗于

嗣主哉。此別稿發憤而作魑魅傳。敘大盜始末。歸咎罪魁數人焉。豈以委質致身不幸。隕越虀醢已矣。猶恐有貽國患。其斯以爲絕筆乎。乃奸萌卒杜而宗社未安。九原之憤庶幾可以少釋。而遺稿若茲。亦足徵志業之不朽也。後之三讀者。猶欲獻否邪。

重刻李滄溟先生集序

夫文之所盛其山來也尚矣唐虞之際如日登
曲阿夏爲之曾桑商爲之衡陽而周爲中天之
運豈不郁郁乎哉迨風雅變而日斯晏至于秦
秋文在素王爰集齊魯之士四方靡然從之用
晦而明亦揮戈之力也第返景所照漸于下春
縣車戰國僅如長庚秦火則薄虞淵矣漢建元
輦爲月出之光倬彼雲漢三五其章衆星麗之
文亦爲盛東京而魏而晉則寢明寢滅唐復霍

然宋漸不振，胡元蝕之，豈曰不極然淪於蒙谷而拂扶桑間有啓明者出，國家斯如長夜而旦矣。百餘年來，愈益斌斌，李獻吉輩幸際其盛，亡慮十數家，軼輓近而力修古詞，然其旁引經術，尚稱說宋人若功令，亦有力救其偏者。而于修詞靡遑焉。習流日波，余不敢知，乃有不與獻吉輩者，知其異於宋人者寡矣。

世宗詩考作人綱紀文學之士，而金玉其相，追琢其章，滄溟之間，李于鱗其人也。雖齊魯之文

學其天性固然所以得就于大方非固縱之多
聞者乎自髫年與今少保殷公輩游鄉人率目
爲狂生乃輒以古人自許比講業闕下王元
美與余輩推之壇坫之上聽其執言惟謹文自
西京以下詩自天寶以下不齒同盟視若金墮
罔渝或謂李氏之在于今豈下漢司馬者哉司
馬攘臂而馳李氏亦接踵而起者也于鱗則曰
擬議成變日新富有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
獻吉輩者少保以共詞賢獻吉且又不獨爲文

士豈如其詞也者而於獻吉是賢乎元美傳之
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有味乎言矣
嗟夫自唐虞來千餘載而周以文盛變于秦乃
漢來其孰如周胡元之變也甚秦豈日息于淵
谷乃拙于大川繼周之文其在茲乎李氏嗣興
倘後死者于今爲烈則聞于鱗起者居多矣于
鱗且願杜門加我數年如獻吉材具而賦可以
敵相如事具而記可以追子長尋陵而上之取
裁于六經其志甚壯蓋駸駸乎未知所稅駕也

乃辱以晚成屬余敢不岌岌乎故尙論千古直
將旦莫遇之自漢而下千五百餘年擅不朽之
業以明當日之盛孰如子鱗者所成不既多乎
哉張肖甫序其集既具余爲之重鋟蓋有感于
鱗應夢日之祥而生故揚摧以此然則是集也
適貽右文之目不將郁郁而于斯爲盛者乎

史記百家評林序

今夫史者其得失之林乎百世而上評于史而
史則評于百世之下史何容易哉甚矣其評之

難也。說者以古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司馬遷兼之，故名曰史記。而評之者亡慮數百家。夫易始庖犧，詩逮列國，及禮樂之治，神人何者？非事何者？非言何者？非記而不謂之史。故易長于史，詩陳于史，禮樂詔于史。老聃居柱下，夫子就繙十二經，經藏于史，尚矣。第聖人所刪述者，則尊之爲經，寧獨尚書春秋乎哉？卽以史記本之尚書而詳于春秋，其亦失遷之所以作乎？始以春秋言之，其爲一代得失。

之林經夫子所筆無容于評矣而其所削若左
傳國語乃盛述于世爲史氏之宗雖言其得者
十六七而言其失亦二三要其不可廢則與春
秋竝傳矣蓋其所述者列國而非一家之私也
史記所采其事其文戰國以前非惟孔子所不
取而傳語之所遺者皆窮搜而博訪傳之以年
語之以國而論其世各得其一體遷則勒而爲
五以訖于天漢固有殘缺大較其體備矣尙未
盡善雖不免于有評而稱其盡美者亦不能無

盜詞乃余之論則頗異于諸家遷之自敘遠追于二正近承乎五百而紬石室金匱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自任見于言表何其狂也六藝各爲一經夫子且述而不作遷各序其所長乃獵涉其事爲三十篇成一家之言協異傳而齊雜說將盡三千年事以俟後聖君子不自掩乎闕如何其簡也若在孔氏之門其亦裁于遺軼之列矣乎蓋其亂臣賊子作夫子志在春秋上行天子之道以知我罪我自

任文成數萬事指數千。褒貶於一字之間而游
夏不能贊者。其義則獨取非槩因乎舊史也。故
本魯國一儒而遷爲立于世家。其曰雖不能至
然心鄉往之。其志可知已。又以言六藝者必折
中於夫子。其義可知已。乃志繼麟止則上歷於
皇帝而變其編年。各自以爲義。前無所襲。後以
爲法。而與左氏傳語皆爲百世不可廢。非命世
之才。其孰能與於斯。余之所與者志也。義也。而
才非所論矣。彼征簡者。其才不庶幾哉。譏于鄉

原而爲其所短裁于聖人則必有所長要之于
衆加一等矣遷實史之狂簡而班固又其次也
史記體裁既立固因之而成書不過稍變一二
誠易爲力者耳其時諸儒鑽仰訓詁承爲集解
至二十四家而史記解釋者少歷代之宗漢書
至宋爲尤盛其宗史記者乃始盛於今之百家
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蓋各因時
所尚而資之近者爲言耳若夫卓然揚扆之不
但論其才則余不佞竊識其大如此吳興凌叔

際之爲評林何爲哉蓋以司馬成名史而必推
本乎世業凌氏以史學顯著自季默有概矣加
以伯子所錄殊致而未同歸叔際按其義以承
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馬之後觀乎所裒次
其才可概見已使紉金匱石室其自成一家言
何如哉茅順甫旣詳序之而余則與其大者矣
顧余嘗有所評叔際未之及知乃引其大都于
端亦以備百家之一云爾

臨汀志序

嘉靖丁巳余爲臨汀喜其簡僻且山川甲七閩
第繙往志文獻多闕而靈秘久闕不概余心甚
矣有彊事尋入覲俟歸而亟圖丁外艱不果
閱十七載潘公爲之集八邑之成謬取裁于余
適司藩臬輒掌未遑也福唐郭生造卿世嫻閩
中故實頗屬之執簡以計偕力辭命其家弟復
暨郡黃生稍釐次之寓之于都下余從史之爲
其史才當海內大方毋讓可也七閩而已乎郭
生以未躬覽有難于踰度且乏佐史豈堪獨任

兕閏之乘咸託薦紳敢猥以章縫輒承海內下
風哉余謂百國春秋未必周流歷聘左傳南史
之徒各能自立不朽而權予奪于諸侯非魯之
素封者乎子何避之深竊以爲過也郭生乃諾
更銓勒之公車旣富載籍又從學士先生游旁
紬金匱石室而蒐輯有緒矣潘公遷幾輟季公
嗣是舉同余入覲速郭生就之因余轉江藩
遂先下榻商確而告成焉夫諸名家地殊簡僻
代沿文獻其質甚具受而采之蓋易爲工耳追

昔作者局繩墨限見聞非通義也。茲視故帙言
芟什八事倍過半其體法古而旨達今一矣。叢
爾區域遙分星土幅員四表置若絕幕。茲詳災
孽尤於革運無遺變及揆形制兼乎控帶無遺
險以之稽時籌勢目擊而掌指二矣。凡尚緣飾
者儒藝雖優吏治則爽而無裨于便宜。惟茲謠
俗化條祀戎食貨一切政教可按而舉至簿書
伍符歸之章程典雅三矣。監部以上支郡弗載
弁髦介冑嚴邑亦然。茲以保界綰轂兩鎮衛所

鼎峙竝策勛戮方嚮佚編錄勸勵無徵乃文武
備則民社重四矣人倫舊貫率忌矯正或誤傳
而專信或失考而羣疑有盜爵土以濫褒有殉
封疆以誣貶名實之鑿莫茲爲甚乃毅然獨斷
以定權衡五矣視之大方不以異乎他采衆長
亦寡同科蓋博物游於上國直筆秉自專門翩
翩奕奕其孰與京誠周行之人士象服之冠冕
也汀其可藉重以聞於海內矣寔惟兩公賢爲
郡圖千秋之業百爾君子始終斯美余觀厥成

何幸如之郭生往視汀梓用序爲之先驅且俛
父老子弟以對于山川云

古文雋序

代作

夫古人味於文而今味乎古之文也作者千百
載而選者百十家矣非雋不永非永不傳自六
藝而下至於宋之大方余錄而篋之行部頒其
雋於澤宮咨爾多士其知雋乎今夫太羹玄酒
賓祭陳而不享爲存其制非適口也雖厭膏粱
者或甘薇而旨蕨語之食醫食醫否否爲克四

體而澤膚髮非佐之以殺滅惟山澤之癯則然
耳故饌人之尸饗水陸既瘁矣膚也膾也臊也
鬻也腥也漏也尾之不盈握也則其體大之而
鼓刀負鼎不齒焉鵠鶩之胖也舒之翠也雞之
肝也鵠之奧也鹿之胃也狼之腸也兔之尻也
狸之脊也豚之腦也魚之乙也鼈之醜也狗之
腎也則去其一體而鬻刀鼎鼎是箇焉乃品其
雋者博碩肥牝之咸備或稌而宜之或黍而宜
之或稷而宜之或麥而宜之或菰而宜之四時

之膏咸宜可以羞王公矣猶有以爲常珍而非
適口之極也必嘗以易牙而合以君卿猩取其
脣熊取其蹄駝取其羣豹取其胎犀象取其約
竭九州之產羅萬選之羞是雋之雋者天下至
味在是矣且薦之以蠟盤承之以雕簋御之以
醇酎佐之以工歌其悅口何如而况悅心乎乃
學士之執其何以異于是故非炮非炙以肯以
甘蒟子取之墟其說而余取之名斯文

閩中郭子長集序

余攝督閩學從福唐令請而祀郭子長於鄉先生祠司徒馬公素重爲茲幸况教云嗟夫子長傷哉貧也初授刑郎踰月而卒自含歛及蒸嘗皆吾黨存之豈非廩廩君子者哉第今舉祀者多非尊顯不與且問其後何如子長之孤藐然耳雖令不淹清議微大夫孰從之昔則不敢請今敬爲之謝焉余爲刑郎去子長一紀聞其力疾按貴人獄因以轉劇而沒賴公乃歸櫬而知其清白吏久矣又二紀至閩視有司祠狀及詳

公之所爲傳而概其大都云。夫漢武虛閔越而獨祀武夷君神之所通者遠矣。延津何以有劍。自張華補令而求之豐城者也。今福唐令舉子長不佞覈再三乃祀是謂之有司慙古人遠甚。敢辱明公重公竟爲再拜以予長少孤力學經術蔚爲儒宗。比觀吏部政攻古文辭侍郎南海霍公郎中西蜀任公皆其舉主。喜與道古乃捐而奸脩輒逡巡引避。所與僅吾黨數人。故其撰述尙有限。且棄于中道。蓋深惜之矣。敢語作者。

之末大夫其謂何哉余謂子長體未具而篇獨
至詩章爾雅庶幾晉魏大曆風文則駸駸兩漢
尤嫻于史詞卽其男兒行及地方議固卓然嚮
往將爲天下士雖于北地濟南不獲先後其時
然視其時蚤世者當不下於吳越間譬則石函
旣出華陰之土未致但拭于西山北巖其光芒
亦已艷發幔亭之靈蛻固非控鶴騰空其韞檢
旣領于祠官則乾魚必書於太史矣公乃屬訂
其集余嘗攜之行篋比覲入都門其子貢士

造卿又進福唐古史閩中文獻攸存脫藁僅十之二適歸時嚴乘傳旅次不煩應酬輶焉舟焉而榮俱焉卽所手書雖勒鍾王未就固非苟然者其於執文篤矣蓋深傷其志因發篋訂之稍脩飾爲十卷而署閩中郭子長集爲多閩中事非國限之也品僊及武夷不爲天下奇乎論劒及延津不爲天下寶乎乃子長於閩中則視此何如哉若夫哀蘭詞之悽惋水道書之綜核及傳記諸篇率往志未具皆闢大義而切世教有

功於閩中。非淺鮮者矣。卽請郡縣補祀狀。善于
揚。乞先賢宜清議。攸歸而藉重於俎豆。矧有是
集焉。不益斌斌乎。爰爲之鼓其未脫藁蹄之手
貢士藉以報馬公。夫司馬班氏俱以子成。郭氏
之子蓋有良史才焉。閩之僊靈。劍氣雖鍾於人
材多矣。然飄飄凌雲而徹斗牛者。其在於斯乎。
毋慮其藐然也。子長中道之業可畢成而益不
朽矣。

中流一壺敘

往余在武昌，親見觀察毛公方壯，疽發背，屬有
澤宮之役，不蚤治，以物病，悸久之。桃源白博士
士偉蜀仕族也，三世病疽，得禁方以起。語云：醫
不三世不効，豈謂是哉？黔楚地故卑濕，往往病
疽，而貴陽直指鄭公疽發於頸，危甚。徵博士治
輒効。至諸生編氓全活者以百數。而大中丞阮
公履楚旬日，疽發于肩，愈憲。馮公亟遣博士往
方行而問至，馮公傷之，乃籍其方布境內，庶幾
不脛而走。四裔卽僻壤貧民，猶然療治之耳。夫

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使聖人預知微能

醫得蚤從事則何恙不已哉。博士以精博起諸生間。王公大人莫不折節下之。曩過武陵客署談十日。自兵略象緯堪輿支離覆逆之數靡不中窾。而尤深於養生之情。其言曰。易行周流。誠信反覆則氣無壅而疵自不作。豈倉扁所謂治不疾稱聖儒者等邪。若博士可謂近之矣。余先君東臯翁喜方術。急人危厄甚於已私。設堯君在布筴當不後矣。乃更署其書曰。

中流一壺志也而茲然授梓用承先志云